

# 状元故里觅诗魂

## ——首届吴鲁文化季征文作品选

主办单位:中共池店镇委员会、池店镇人民政府、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晋江经济报社

## 状元府第读吴鲁

王金表

没有遇见它时,总觉得状元府第应该是:大门高耸,石狮矗立;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尽显主人的身份与品位。

“状元第,在这里。”一位老人(后来得知为主人第五代裔孙)指着一字排开的红砖古厝说道。墙身上砖下石,没有精雕,不见细刻。如果没有大门牌匾上的鎏金大字“状元第”,很难发现它就是此行要寻找的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状元第——吴鲁故居。

大门正中柱子上雕刻的对联“瑞腾天马峰前至,人殿金鳌顶上来”,为吴鲁亲笔所书。两侧各有小门,堵墙镶嵌两块方形石匾,左刻字“前虎后清源闲气钟灵”右刻“殿甲第”,右刻字“祖钱塘晋水兴居立鼎阁开海起文澜”,端庄典雅,简约朴素。

据史载,吴鲁,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状元,是福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他字肃堂,号且园,晚号老迟,又号白华庵主,历任陕西典试、安徽督学、云南督学、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等官职。

进入府第,五开间院落,狭小简陋。大门背后檐下镌有“紫薇高照”四字。匾额大字,笔力雄健,有麻姑仙坛风范,颜鲁公(真卿)之遗风。这印证了“吴鲁好大字”之说。吴鲁书法笔墨沉雄峻拔,自成一体。御史江春霖称其“书法精绝,名噪都下”。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为其书卷题跋后作此评价:“书法能副其名,严肃端正,可宝也。”古人云:“字如其心。”见字阅人,肃堂端正,刚正不阿。驻足,凝视,一屋古老,冷清,寂寥。

再观下厅堂的房柱,有对联“富贵无常处世勿忘贫贱,圣贤可学立身谨记读书”;大厅堂两副对联,左为“积德最当先不愧大名垂宇宙,造福亦难缓何须果报问儿孙”,右为“不由慈孝谦恭安得随时造福,只此文章庆典云便到处皆春”。瞬时,一股浩然正气涌入心间。

抬头,端详:瓦筒屋顶正当家,燕脊双燕向远方。梁挺,槽直,滴水如泪。“知君何事泪纵横”,追寻隐入时光,仿佛可以听见他的痛心疾呼:“抱弹开花恣肆毁,千家万家火坑死”“日酉八官遍搜求”“搜仓库倾盆倒”“富室寒门一扫空”……

是的,勤学登天梯,入仕立朝堂,抱负未展,有谁不悲哀。成诗百余首,汇集而成《百哀诗》传后世。以诗鸣哀,后人景仰。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挥之不去的是赞叹。据老人介绍,吴鲁中状元后,就把原来所住古厝让给兄弟。于是,位于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的吴鲁故居就有两处——旧宅和新宅。新宅构造与旧宅相似,内有“状元”“主考”“学政”牌匾及吴鲁画像。左侧为学堂,正中摆放一张案桌。遥想当年“老人上坐,学子俯首聆听”情景,始终氤氲着吴鲁一生所提倡“废科举,兴学堂”的气息。左侧为书房,门锁紧闭,无法瞻仰。但“六掌文衡”的这一颗初心虽是隐蔽,却伟大、深沉!

“天赋清高绝俗,老垂著作贻子孙。”吟联追忆,或是《蒙学初编》,或是《正气斋集》,或是《正气斋遗诗》等,每一部著作集文学、历史、书法等成就于一身,于家、于国、于亲等都颇具影响力。



## 绿野山房:百年学塾的重生

洪国泰

福林村,位于晋江市龙湖镇,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拥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因“五古”(古村、古寺、古厝、古校、古街)而闻名。其中的古校指的是村中的檀声小学。檀声小学的前世要追溯到始建于1855年的“绿野山房”学塾。绿野山房占地700多平方米,由福林先贤、旅菲华侨许逊创建,是目前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且规模宏大的古代乡村学塾遗址。许逊在这里设馆延聘西席,向族中学童传道授业。

历经170年的风雨洗礼,绿野山房见证了侨乡土地上上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西学东渐的萌芽绽放。它承载了无数文教传承的沧桑故事。1949年以后,随着时代的更迭,这栋老屋先后扮演过学校、药店、大队部、工厂、夜校、民兵营等多重角色,逐渐走向了荒废。就像老屋墙壁上斑驳的文字图案,一段段记忆的碎片层层叠叠。在岁月的长河中,绿野山房用它那残破的墙垣顽强地记录着往昔的辉煌。

多年来,镇村干部及乡亲们共同为绿野山房的修缮保护及活化利用做了不懈的努力。2016年7月,福林村委会启动了绿野山房第一期的修缮工程。作为驻村干部,我与村里一道,为这座百年老宅的修复与保护做了诸多设想。我们的愿景是将绿野山房修复并活化,使之成为文化交流与教育研究的重要平台。

2019年12月,我调离了龙湖镇。近日,我获悉绿野山房保护修缮与活化工程第二期项目已经启动,这让我非常激动。这里要特别向旅港乡贤许胜炎、许天贲及许重庆等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对绿野山房的慷慨捐献与资助,是这一工程项目不可或缺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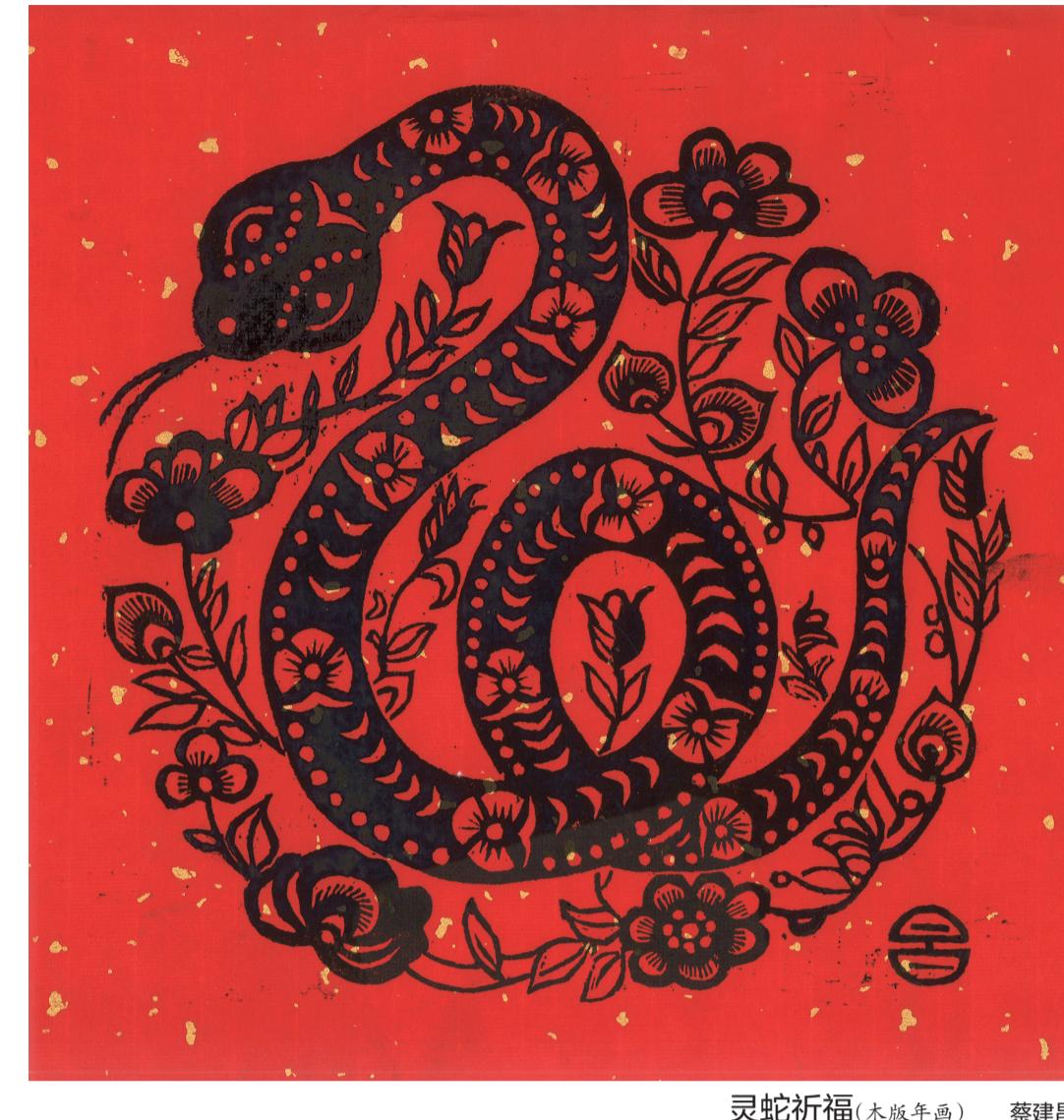
福林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对绿野山房的修缮不仅仅局限于对建筑本身的修复,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再现,以及对文化根基的回归,更是对海丝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贡献,象征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有机联系。这里的每一处细节,无论是那精心挑选的每一块砖瓦,还是那经过岁月洗礼的每一条石阶,都是历史的见证,承载了文化的脉络,这些历史的见证不仅连接着每一位福林村民的心灵,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

与此同时,书投楼、春晖楼、清源别院等传统建筑的修复工,无形之中激发了当地村民对乡土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自觉认同。福林村的文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提升。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了解绿野山房的历史,并为它未来的用途提出宝贵的建议与意见。他们开始认识到,保护古村落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愿许。村里的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修复工。而那些曾经对村中历史遗存不太关注的乡亲,也开始自觉加入了古村保护的行列。

在绿野山房的修复与活化进程中,得益于福林村与厦门大学所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福林古村不仅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还成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和文化研究人士的关注与支持。近年来,福林村通过举办文化展览、研学活动等文化旅游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学生、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创造了文化旅游与研学产业的双重价值,成为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动力。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福林古村逐渐在保护和发展之间找到了平衡。这次对绿野山房的修复,更是对福林村整体文化发展的推动。它为福林村未来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也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相融合的美好愿景。

福林有福!与有荣焉!



灵蛇祈福(木版年画) 蔡建昌



年味里的情味

林美聪

临近春节时,无意间在外地的集市上发现有人卖红龟粿,一下子让我想起这几年因手术而身体大不如前的外婆,勾起儿时过年时与外婆的点点滴滴……

小时候过年,强干的外婆总要轮番到几个女儿家里帮衬。去之前,外婆会带上两根甘蔗,放在大门后的两侧,并在甘蔗上贴上红纸。外婆说,这叫“竖年”。让甘蔗依靠大门,意为“家门不倒,事事顺利”。因为在闽南语中,“蔗”与“佳”读音相似,由此把甘蔗放在门后,有“新年渐入佳境”之意。待到大年初一,这两根甘蔗将被分切摆盘上桌,成为客人的“沾沾甜”的零嘴,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闽南地区春节时,大家都制作红龟粿作为祭拜用品,外婆也不例外。而制作红龟粿须历时三天,每一道工序都得一丝不苟。第一天,外婆要和我的母亲淘洗浸泡糯米,再将糯米和粳米按恰当比例混合后,到加工店研磨成米浆,以特制的布袋盛装,用重石压住。第二天,要就地取材——削下院前的香蕉叶,反复擦洗后小心放入大簸箕里沥干水份,并准备馅料。

第三天,也是最关键的一天。外婆和母亲会分工协作,先各自取下沥干的糯米浆,掰成小块,进而用力揉搓成QQ弹弹的白色面团,然后再往自己揉搓的白色糯米团添加粉色的食用色素,渐渐地,就成了一白、一粉两大糯米团。接着,制作红龟粿最见功力。要先取一小块白色糯米团,捏成窝窝团形状,再取一块粉色

的糯米团,捏成圆片状,盖在白色窝窝头形的糯米团上,随后用大拇指在窝窝头底下按出一个小洞,舀入几大勺花生白砂糖馅料,小心收口、捏实,龟粿就初具雏形,只待“龟印”。

如此精细的手工活,我们几个小孩子在一旁依葫芦画瓢了半天,红龟粿破的破、残的残,竟没一个能登大雅之堂。当然,这并不会消减我们做龟粿的兴趣。等外婆取出传家之宝——“龟糕印”后,调皮的我们便忙不迭地将一个个团子都拨到跟前来,争抢着印制龟纹……直到所有红龟粿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制作完成。

最后,就是吹红龟粿了。待蒸笼腾起滚滚热气时,年味也在浓浓的米香里达到顶点。随着外婆一声“出锅”,馋得口水直流三千尺的我们趁热来上一个,那青草香、蕉叶香、食材香混在一起,味道的层次感丰富得让人大呼过瘾。可这时,外婆却总趁乱离开,徒留背影,大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洒脱,任凭我们怎么挽留都无济于事。

为此,我们在背后给外婆取了个外号——“犟老大”。一辈子要强,不接受晚辈接济的她,每天总乐呵呵地下地干活。就算是外公走后,也坚持一个人住在老宅里。大表哥想给她盖间新房还遭到她一顿责备。可哪个儿女家若需要帮忙,外婆又会不请自来。

那些年,外婆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记忆中最独特的“年味”,越品越浓。如今,看着集市上的红龟粿,怎能不叫我怀念外婆手中的年味?多希望外婆能早日康复,和我们再一起制作红龟粿……

当然,福林村的红龟粿,制作工艺与绿野山房的略有不同。福林村的红龟粿,制作过程更复杂,需要更多的手工操作,但味道也更醇厚,口感也更Q弹。

福林村的红龟粿,制作过程更复杂,需要更多的手工操作,但味道也更醇厚,口感也更Q弹。

福林村的红龟粿,制作过程更复杂,需要更多的手工操作,但味道也更醇厚,口感也更Q弹。